

孙惠柱 著

社会表演学

SOCIAL PERFORMANCE STUDIES

 商务印书馆

社会表演学

孙惠柱 著

商务印书馆

2009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表演学/孙惠柱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9
ISBN 978-7-100-06758-4
I. 社… II. 孙… III. 表演学—研究 IV. J8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60098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社会表演学

孙惠柱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6758-4

2009年9月第1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09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1 1/2

定价: 26.00 元

目 录

导论：表演与时代

——从“齿轮和螺丝钉”到“我秀故我在”	1
作秀与表演	1
表演的两面	7
雷锋式好事的悖论	10
社会表演与舞台表演	21
社会表演与虚拟现实	30
社会表演与信息时代	46

第一章 社会表演与西方哲学：存在主义、马克思

主义及其他理论	49
社会表演学与人类表演学	49
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	54
社会表演学与行为主义	65
以吃饭的规范为例	68
社会角色与面具	74
人际交往的面具与符号	81
社会表演学与交往行为理论	89

2 社会表演学

自我与角色	93	
前台与后台	110	
脚本与即兴	117	
第二章 社会表演与中国传统:《礼记》、戏曲和“国学”		
复兴	126	
儒家的“礼”和道家的“游”	126	
读经的争议与文明教育	133	
孔孟之礼、社会秩序及其变通之法	147	
戏曲的程式规范和有限发挥	162	
表演是艺术还是生活?	185	
第三章 法政领域的社会表演:规范与训练		193
法庭是个小剧场	193	
法庭表演的利弊与对策	206	
法庭表演能力的培养	218	
官员的形象规范	224	
政治表演的基本功	232	
媒体形象与戏剧动作	239	
戏剧课与角色感	248	
政治人物的角色定位	261	
第四章 服务型专业领域的社会表演		273
推销员	274	
媒体人	294	

医师、护师	319
教师	334
结论:社会表演与人的全面发展	343

导论：表演与时代

——从“齿轮和螺丝钉”到“我秀故我在”

作秀与表演

2000年10月，以“新锐”为口号的《新周刊》推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主题，封面上赫然五个大字：“我秀故我在。”上面是个漫画人物，他戴的墨镜里映出十多个当时全球的作秀大家，有作家王朔、主持人吴小莉、搜狐CEO张朝阳、网易CEO丁磊、美国总统候选人艾尔·戈尔夫妇、世界首富比尔·盖茨等等。在杂志内文中，署名肖锋的第一篇文章开宗明义就声明：

这是一个作秀时代。

只重内容不重形式，只重实力不重形象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资源需要优化配置，茶壶里煮饺子式的实力几乎没有表

2 社会表演学

现的机会,也失去了争夺资源的资本。

如果你优秀,你一定会脱颖而出;如果你不作秀,你怎么脱颖而出?①

肖锋是在言过其实、矫枉过正吗?中国人能够接受这样的人生观吗?我心里一直在问这个问题。1999年我从美国回到阔别了十五年的上海,在课堂上讲到类似的社会现象,就想听听学生们都有些什么看法。我没有用“作秀”这个中西合璧的时髦口语,而是用了个相当严肃的学术名词“社会表演学”——这门新学科研究的是舞台以外各种各样的表



图1 我秀故我在

演。大学生告诉我社会上许多形式胜过内容、形象胜过实力的现象,虽然有不同的看法,但大多数人认为“表演”是个中性的词,并不是贬义的,甚至有人说,就是“作秀”也没什么不对。我去浙江大学做讲座的时候,学生会甚至在讲演厅外面挂出了大字的横幅:“如果你明天要去应聘,赶快来听孙惠柱教授的讲座:社会表演学。”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这么看。我也曾在南京大学讲过同一个题目,南大前副校长、文学学院院长董健教授坐在第一排听得十分认真,互动交流开始时他第一个站起来发言,建议我去中央党校讲社会表演学。我一时不解其意,他马上解释说,那么多贪官都是

① 肖锋:《我秀故我在》,《新周刊》(广州)2000年10月15日。

社会表演的老手，党校应该教我们的领导干部学会如何看穿他们的表演！

如果说浙大的学生会把社会表演学当成了“化妆术”，那么南大的资深教授则是将它视为“照妖镜”了。估计赞同后者的人也不会少。《新周刊》里又有一篇文章说：“如果说作秀是一种社会学或文化学，估计没有人会认同；如果说作秀是一种经济学，相信拍掌叫好率会达到100%。”^①这个估计若不是太离谱的话，那就是说，这些现象只是挣钱的手段罢了，从文化上说未必是好事。就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上海的《文汇报》刊登了一篇“时评”，题为《让“作秀”回到演艺领域》，称“演艺界的职能就是文艺表演，因而‘作秀’理所当然。问题在于这个概念扩张到新闻报道、社会活动，甚至个人在非文艺表演的场合，也要‘作秀’，这就存在问题了”。^②

就在差不多同一周里，另一家上海的报纸却发出了截然相反的声音，那个以白领为主要读者的《申江服务导报》出了个十周年纪念刊，归纳了近年来流行的十几个新词，名曰“十年上海阴阳词条”，“秀”字也在其中，被列为无关阴阳的中性词，它的说明是：

作秀和选美恰巧是一对词，主动与被动的关系，施与受。2006年被我们称为“全面作秀”，可见是比选美更胜一筹的。在十年前，连选美都羞羞答答的年代里，恐怕很难想象主动去秀的行为。^③

① 李国庆：《作秀经济学》，《新周刊》（广州）2000年10月15日。

② 陈力丹：《让“作秀”回到演艺领域》，《文汇报》（上海）2007年4月20日。

③ 《十年上海阴阳词条》，《申江服务导报·春季别册》2007年4月25日。



图2 选美活动如今已经成为老百姓十分熟悉的文化现象

对“作秀”和“表演”的看法差别如此之大，看来不仅仅是个用词的问题，更反映出社会上对于人的本性有着迥然不同的观点。“我秀故我在”从句法上说自然是来源于法国哲学家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这个著名的命题，它不同于“我劳动故我在”或者“我实

践故我在”的教科书观点。要证明人的存在，究竟应该靠思考？靠劳动？还是靠表演？这很可能是当代知识分子所面临的有关人性的最大问题，其意义一点也不亚于“性善论”对“性恶论”那个困扰了人类两千多年的古典哲学问题。

这里首先要把“作秀”和“社会表演”的意思弄清楚。这两个概念好像很相似，但又绝对不一样。作秀是一种通俗的说法，肖锋给了它一个辞典式的定义：“作秀(Show)，展示、炫耀、表演直至卖弄之意，来自英文，无褒贬。有足够的资料证明，作秀是一切动物的天性。”^①这个定义中包含了“表演”二字，但更重要的是还有“炫耀”和“卖弄”这两个多数中国人认为是贬义的解释，而且，它的主语未必一定指的是人，例如同一期《新周刊》里就有“北京奥运秀”、“上海国际秀”、“三亚模特秀”、“香港数码秀”等以城市为主语的提法。而“表演”是个中性词；它的主语一定是人，在中文语境中本来是指演员扮演角色给观众看的表演，“社会表演”则是指舞台和摄影机镜头以外的表演。大多数社会表演不必像专业演员一样去扮演一个虚构的角色，但只要意识到有观众在看，人一般总会自觉不自觉地设法控制自己的行动和表情——可能是炫耀和卖弄，也可能是收敛和韬晦，目的都是给予看的人某种预期的印象。这就是进入了表演的状态，因为任何企图控制自己的形象的人都有一个角色与自我、外在形象和内在实质之间的矛盾，这一点和专业演员无异。

最理想的表演自然是彻底忘掉这个差别，形神完全合二为一，

① 肖锋：《我秀故我在》。

可是专业演员都知道,这种境界太难得了,再真实的表演也不能要求演员百分之百地弥合与角色的距离。舞台上但凡到了要死要活的时候,一般总是情绪的高潮点,最容易让演员“忘我”,可有谁能要求演员真的死去?传说中有过一杭州女伶商小玲,扮演《牡丹亭》中的杜丽娘,演至《寻梦》一折,如身临其境,哀恸不已,竟倒在舞台上溘然而逝。这个故事常常是和另一位痴迷《牡丹亭》读到气绝的娄江女子俞二娘一起讲的,说明了《牡丹亭》之惊人魅力,无论是作为戏剧还是作为读本。但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让人看了演出会死的文本毕竟太可怕了些。现在要是真有这样的演员,选任何角色之前一定要请心理医生咨询——保险起见,最好还是改行为好。中国有句关于戏剧的老话,“演戏的是疯子,看戏的是傻子”。历史上确曾有过不少信以为真的“傻”观众,一时冲动站起来骂、砸甚至要杀台上他们憎恶的角色/演员;但像演员商小玲那样“进戏”进到和角色一起去死的,那就不是“疯”而是惨了,在两千五百年的戏剧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例子。绝大多数演员是不可能也不应该进戏进到那么深的。社会表演多半也是这样,就看那满面春风的服务员吧,虽然是在自己每天工作的真实岗位上,可要她一天八小时都从内心里笑出来,这要求也太高了些。所以迪斯尼乐园还要办个迪斯尼大学,所有的新雇员都要送进去培训几个星期,学一点能帮他们进入角色的技巧。再说,一般人每天要演的社会角色远不止于一个——家里、上班、面对上级、面对下级、对内、对外,不一而足,好比演员一夜串几个角色,或者一天演几个戏,不时要在不同的角色之间跳进跳出,这就使得任何人都不大可能彻底化身为

单一的角色——真要是那样的人，一定会被认为精神不正常。商小玲就是这样，她的死说明她忘了自己在戏外应该扮演的角色。说白了，社会表演学就是坦白承认，“人生是个大舞台”这个大家都熟悉的“比喻”，其实不是什么比喻，而是一句大实话。舞台表演和社会表演之间本来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界限。

表演的两面

1999年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上，有两个节目在开播前就引



图3 1999年赵本山、宋丹丹、崔永元合演的
春晚小品《昨天今天明天》

起了媒体的特别关注。其一,《实话实说》的崔永元演起了虚构的小品。可那戏名还叫《实话实说》;其二,一群大学生要来开个辩论会,但这回人人都背好了精彩的台词(这个节目后来因为时间不够没能演出)。那还是“实话‘实’说”吗?那还能叫辩论吗?但好像并没有多少人提出这个问题,大概人们知道,打破真实和虚构的界线,在西方影视中早已屡见不鲜,咱们也接接轨吧。在美国,著名的电视主持人和政客常被好莱坞揽去友情出演,有时是在电影里的电视机上亮相,有时候干脆跟剧中人一起在社交场上捣糨糊。以纽约为背景拍摄的电视剧《赛恩飞》风靡美国,吸引了纽约的真市长朱利安尼自告奋勇前来出演剧中的市长。这些人本来就能言善辩,巧舌如簧,在记者的水银灯下如鱼得水,要他们来演个把配角,还不是小菜一碟。崔永元和朱利安尼当演员只是偶然为之,演戏跟他们平时的工作性质并不一样,但两者也有很大的相同之处。再想想,他们平时又何尝不总是在很多人面前表演?

其实,岂止是这样的公众人物需要表演?媒体时代、市场环境、都市社会,现在几乎每个人都要学习如何在别人面前表演。大学生到公司求职,要面试自不待言;农民进城来挣钱,摆摊卖货也要讲个形象。这还都是最小的、属于个人的表演需要。看看社会的大的方面,代表公正的司法程序越来越公开化,也就越来越成为大众面前的表演;电视摄像机一进法庭,平时面孔铁板的法官和律师也一下成了明星。政治民主在演进,政治家们不得不愈益注重形象塑造,民意测验告诉他们,公众的支持率几乎总是取决于他们在公众舞台上的表演。至于工商界,产品要推广,市场要打开,更

是离不开包装和种种促销表演。还有许多传统的文化节目如节庆、游行、庙会等等，现在不但花样翻新，名目繁多，还吸引了许多大公司或者政府机构来参与制作导演。经济发展了，社会进步了，闲暇时间多了，一方面自娱自乐的表演大盛，西方是业余乐队、剧团极盛，中国到处有卡拉 OK、老年迪斯科、公园合唱队；另一方面，经济和政治的操作也日益渗入各项娱乐。美国的艺术家可以把华盛顿国会大厦前的请愿变成一个“大世界”，可口可乐也可以买通全上海的明星在电视台的春节晚会上为它捧场。试看今天的城市，从西方到东方，到处都在表演，到处都有策划。

如果说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大众媒体是造成社会表演繁荣的三大积极因素，那么社会表演背后的消极因素也绝对不应忽视。市场经济和大众媒体在大幅度提高人民生活的同时，也在不断催生着无孔不入的消费主义，市场和媒体合谋的最典型的表现就是电视广告，鼓动人们多买、快买、买好、买贵。消费主义既要用社会表演来推销，还要用社会表演来掩饰。许纪霖教授在分析这个现象时精辟地指出：

物欲主义的价值观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即便在当代的日常生活中获得了主流地位，但与以往的宗教、哲学和道德学说相比，它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即它不具有超越和神圣的性质，无法成为一套进入宪法、教科书、宗教、公民教育等主流建制的冠冕堂皇话语。也就是说，在日常生活的实践层面，它已经被公众默认了，成为不言而喻的“潜伦理”、“潜规则”，但永远无法登堂入室。于是，物欲主义便自我包装。在当代传媒和

广告所呈现出来的物欲,都不是直观地、赤裸裸地呈现,而是以一种精神、艺术和审美的方式巧妙地体现。^①

这种“自我包装”体现在人身上——无论是单个还是团队的人,就是表演。董健教授所憎恶的那些贪官的表演,是其中相当个人的一类。这种有悖于道德的“包装”和前述种种相对合理的“包装”都是人的动态的展现,因此用“表演”一词来概括更加准确;由于那不是舞台上、屏幕上的表演,因此严格地说都是有别于艺术表演的社会表演。

雷锋式好事的悖论

从《新周刊》和《申江服务导报》可以看到,社会表演的概念事实上在年轻人中间已经非常流行,对于那些不喜欢这一潮流的人来说,更严重的还不是年轻人当下的自我宣言,而是有人还要用这一观念来重新解读历史——上世纪“激情燃烧的岁月”中那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人好事,特别是那位一心做“齿轮和螺丝钉”的平民英雄雷锋。有一则报道这样写道:

3月5日,是学雷锋的日子。每年到了这个时候,一场全社会参与的“学雷锋大戏”便会如期上演。同时,这也是敬老院、福利中心一年中最为热闹的时候。每到这个时候,人们才

^① 许纪霖:《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解放日报·思想者》2007年4月29日。

会想起这些需要帮助的弱者。将老人孩子当作我们道德的表演舞台，其实这本身就是不道德的行为。^①

这里批评的是现在一些人以“学雷锋”为名所做出来的应景表演，例如“许多公务员在这一天放着好好的班不上，跑到大街上帮路人自行车打气，替人修车理发，打扫卫生”；还有的发生在敬老院里，“工作人员清早刚打扫干净的栏杆、窗户，被八批学雷锋的志愿者擦了一遍又一遍。”那都是些专门做了给人看的表演。这样的“学雷锋”看得多了，有人就进而推论道，当年的雷锋也是在进行“做好事”的表演，这就引起了许多曾经真心学雷锋的过来人的愤怒。看来现在很多人已经无法理解，人怎么可能自觉自愿地成为某个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前文化部长王蒙在他的自传里说过这么一段话：

官当然也有官的麻烦，许多会你必须参加。有时连续多少天会，我开始怀疑我的神经的坚持能力。许多事你必须表态和负责。许多话你必须说。……你必须把个人的自我的因素减少再减少，把螺丝钉、零件与部件的因素增加再增加。^②

这位前国家高官在卸任十多年后写回忆录的时候，已经把“螺丝钉、零件与部件”的概念和“个人、自我”对立起来，颇有点不以为然的味道，从这里也可以明显地看出时代的不同。“齿轮和螺丝

① 夜行者：《勿把弱者当作我们道德的表演舞台》，新华网 2007 年 3 月 6 日。

② 王蒙：《我当文化部长》，《文汇报·周末特刊》2007 年 4 月 14 日。